



# 苏联大百科全書選譯

風 俗 画

历 史 画

軍 事 画

朝花藝術出版社

風俗画  
历史画  
军事画

朝美美術出版社 (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69

北京市印刷二厂印刷·新华书店

统一书号:5098·1594 开本:267×1092mm 1/32 印

1957年4月第一版

1957年4月北京第一次印制

印数 1—5,500 定价:一角八分



## 風 俗 画

風俗画是造形艺术样式之一，它的对象是与画家同时代的个人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事件。風俗画和历史画、军事画及肖像画都有密切的关联；它的内容和范围以及在艺术的各种样式中的地位，在艺术史上的各个时期是不相同的。風俗画的繁荣时期，通常和民主倾向在艺术中得到发展以及与画家面向人民生活的題材有密切关系。俄罗斯巡回展览协会派画家的现实主义風俗画，是描绘人民生活和斗争的最卓越的范例之一。在苏維埃風俗画中，日常生活題材反映了建設共产主义社会的过程和苏維埃人的社会活动，因而具有广泛的历史意义。

在古代东方和古代希腊羅馬的美术中，在以詳細觀察日常生活为基础的作品中和中世紀的艺术（俄罗斯的、东方的及西欽的細密画，教堂的壁画与浮彫，中国古代的圖画等等）中，就可以發現風俗画的萌芽。在中世紀后半期，日常生活題材开始应用於書籍插圖和版画上，成为一种最普遍的美术样式。

和画家們面向同时代生活有直接关系的風俗画，是把艺术从封建与宗教世界觀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一斗争中开始发展起来的。

在西歐美术中，風俗画作为艺术的一种独立的样式是 15—16世紀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卡尔巴乔等画家）及荷蘭（阿尔岑、贝克拉尔）的繪画中产生了。在老勃呂盖尔的艺术中，風俗画这种艺术样式最鮮明表現出来。老勃呂盖尔在 16世紀

中叶，即在荷兰人民反抗西班牙压迫的斗争时期创造了人民生活的高度概括的画（‘农民的舞蹈’、‘农民的婚礼’）。17世纪是风俗画得到迅速发展的时期，绘画因民主的主题而充实了起来。在意大利，这个过程是和卡拉瓦乔的名字分不开的；在西班牙是和委拉士开兹有密切关系，他创作的“纺纱女”（1657年前后作）揭示出劳动的美丽和普通人物形象的伟大。17世纪弗兰德斯派的风俗画都是描绘农民题材（鲁本斯的“农民的舞蹈”和30年代前后约尔丹斯、勃鲁威、特尼尔斯的画）。

在17世纪的荷兰，风俗画成了主要的样式之一。伦勃朗及哈尔斯在自己的作品中真实地描绘普通人民，对风俗画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荷兰风俗画家（阿·望一俄斯塔、法勃里齐乌斯等等）的艺术的民主特征是在于和当时还是生气蓬勃的荷兰革命解放思想有联系。但是从17世纪后半期起，荷兰风俗画的历史局限性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局促在资产阶级幸福的狭小天地中的大多数风俗画家，表现出他们倾向于生活真理与思想贫乏之间的矛盾。到17世纪末，荷兰风俗画终变成一种拘泥小节和没有生气的过分雕琢的技艺了（奈特舍尔等等）。17世纪法国的风俗画（勒南兄弟）把法国绘画导入有诗意地描写农民，但是由于崇尚古典主义和追求美化，使它远离了描绘社会矛盾。

华托的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对于18世纪初叶法国风俗画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在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准备时期，风俗画获得最大的发展。夏尔丹的风俗画以民主思想适应时代，但是画家也表现出他所固有的空想和局限于家庭范围的狭窄的视野。在18世纪中叶，随着反封建斗争的加剧，更现实和更富有目的性的风俗画也出现了，这些作品揭露了资产阶级道德的偏狭性和虚伪性（格累兹）。在革命前夕格累兹那

些富於感染力的風俗画已經排挤了历史画。英國在 18 世紀時，出現了荷加斯創作的風俗画，他是揭露貴族階級和有產者生活方式的諷刺画（“时髦的婚仪”，1745 年作，等等）的作者。18 世紀在其他各國也出現了一些風俗画大师，例如德國的霍都費茨基、意大利的龙吉、瑞典的希列斯特列姆。

描繪农民題材和具有人民性及人道主义精神的俄罗斯風俗画，在 18 世紀欧洲艺术中佔着光荣的地位。

18、19 世紀之交，西班牙画家戈雅創作了一些描繪劳动人民的作品（“磨刀匠”、“拿罐子的姑娘”等等）。在戈雅許多油画和素描作品中表現出来的反对压迫集团的激烈抗議，是和風俗画發展的新时期的开始密切联系着的。在 19 世紀，風俗画特別尖銳地展开了民主主义的社会批評。但是就在这时候，資本主义給風俗画的發展和整个艺术的發展以严重的影响。把自己的艺术獻給人民和無产阶级运动的艺术家們，都维护革命的風俗画。杜米埃是进步画家中最傑出的一个，他严厉抨击 1830 与 1848 年革命的敌人、教会的黑暗势力、司法人員的勒索和資产阶级分子的丑惡習慣。米叶的作品是描繪农民劳动的詩趣和劳累（“拾麦穗”，1848 年作，等等）；但是对宗法社会的偏狹性的理想化是这位画家的一个弱点。柯尔培在 1848 年革命以后創作的風俗画作品，以表現工人的劳动（“石匠”，1849 年作）和揭發教士（“天主教士的归来”，1863 年作）为自己的任务。

19 世紀后半期（特别是到 19 世紀末），也就是資本主义腐朽的时期，西方美术中的風俗画已趋向頽廢和衰落。这时俄罗斯風俗画以特別的力量起着主导的作用，它和俄罗斯人民的独立斗争紧密联系着，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卓越成就。西欧艺术中的现实主义風俗画，在这个时期随着与民主思想联系而

得到了發展(法国的勒爾米特、比利时的莫尼埃)。但是大多数風俗画家(法国的巴斯江一勒帕日、德国的克勞斯、門策尔等等)的艺术，都沒有提高到有明显目标的社会抗議。在东欧各国，描绘人民生活的艺术的發展和風俗画有密切关系(捷克的車尔馬克、保加利亞的安葛洛夫、匈牙利的蒙卡奇、羅馬尼亞的阿曼、波蘭的兩位葛雷姆斯基以及許多其他画家)。虽然在这些画家的作品及稍后(在 20 世紀开始时)的斯泰恩蘭(法国)珂勒惠支(德国)的艺术中还可以看到民主風俗画的發展，但是資产阶级形式主义艺术已到了完全否定描绘人民生活的風俗画的地步。印象派开始有意識地从繪画中把社会問題完全排除出去。現代資产阶级艺术中，形式主义的矯揉造作在那些拙劣的作品中誹謗地、歪曲地描绘实际生活。美国風俗画家(本頓等等)的風俗画就是这种恶劣的变态之一，他們力圖創作虛偽的風俗画作品，騙人地歌頌所謂資产阶级世界的幸福。發展現實主义風俗画的唯一可实现的道路是和爭取和平与民主的斗争緊密地联系着。苏維埃艺术中社会主义現實主义的胜利，在人民民主国家的艺术家和資本主义国家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艺术的代表人物面前，开辟了最广闊的、創造性的前进道路。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各国进步風俗画家的艺术，在爭取和平与民主的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保加利亞、匈牙利、中國、蒙古、波蘭、羅馬尼亞、捷克的艺术中，風俗画都卓有成效地發展起来了，社会主义建設的題材已成为它的主导題材。

苏联各民族美术中的風俗画。在俄罗斯美术中首先表現日常生活主題的是古俄罗斯时期(10至17世紀)手抄本的插圖和壁画等。日常生活題材在中央亞細亞与南高加索各民族書籍的細密画中(10至17世紀)以及在格魯吉亞和阿尔明尼亞許多中世纪的宗教与非宗教建筑物的浮彫上都是很普遍的。在 17

世紀俄羅斯的宗教壁畫和聖像畫，非宗教的細密畫和民間的木板畫中，風俗畫已得到廣泛的傳播。這就為後來在18世紀實現徹底轉向非宗教的現實主義藝術作了準備。在18世紀的俄羅斯風俗畫中，已或多或少地帶著人民田園生活的情調（坦柯夫的“鄉村的節日”，1779年作，等等）。菲爾索夫（“少年畫家”）、希巴諾夫（“農民的午餐”1774年作；“訂婚”，1777年作）和葉爾勉涅夫等畫家，在18世紀俄羅斯藝術中建立了風俗畫，並以自己的創作為日後風俗畫的繁榮作了準備。葉爾勉涅夫在他那些現實主義的圖畫中，表現出對農奴制度的抗議，反映了人民的貧困生活。

1812年的衛國戰爭和十二月黨人的革命運動，使大部分俄羅斯畫家轉而注意普通人民。19世紀20至30年代，威涅齊阿諾夫在自己的畫幅中質朴而有詩意地反映了農民的生活，表現出他們是有丰富感情、思想和真誠的人，並揭露了農奴制度的真实黑暗面。威涅齊阿諾夫描繪的農民勞動情景（‘耕耘。春’，‘收穫。夏’）是非常傑出的。威涅齊阿諾夫的學生（普拉霍夫、蒂拉諾夫等等）在日後俄羅斯風俗畫的發展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他們以新的題材（手艺人、士兵及其他人的生活情景）來豐富風俗畫。費多托夫是俄羅斯第一個把風俗畫藝術作為社會批評的尖銳工具的畫家。他在自己那些辛辣、有力的圖畫中，描繪了俄羅斯社會各階層的風尚和日常生活（“初獲勳章者”，1846年作；“少校求婚”1848年作；“再來一次”1852年作；等等），揭露了尼古拉時代俄羅斯的各種惡習。作為俄羅斯有思想性的、批判的現實主義繪畫的創始人的費多托夫，是19世紀後半期民主藝術家的直接的先驅，他揭開了風俗畫歷史的新頁。書籍和雜誌的素描插圖（阿庚及稍后的施米爾柯夫）是風俗畫發展中另外一個重要環節。

民主風俗画的發展是与偉大的烏克蘭詩人和美术家舍甫琴柯的創作有密切关系的。他致力於反映故乡人民命运的日常生活題材，在組画“浪子”（1856—57年作）中非常积极地反对社会的不公平，描绘出残酷的專制压迫和兵士生活痛苦的景象。舍甫琴柯也时常描绘卡查赫斯坦各被压迫民族的生活題材（“貧苦的吉爾吉斯人的孩子們”，1848—49年作）。

60年代，按照列寧的分析，是俄罗斯人民解放运动新的“民主知識分子”的时期，風俗画成为民主艺术中最普遍和大众化的样式。面向同时代題材的風俗画家們，把風俗画当作和农奴制残余斗争的武器，当作严厉抨击沙皇制度的工具。在美术史上風俗画是头一次这样坚决地冲出狭小的个人兴趣范围，在日常生活实例中提出广大的社会問題。在60年代，民主艺术家——別罗夫、普良尼施尼柯夫、索洛馬特、涅甫列夫、雅柯比、普基列夫等人的揭露性艺术兴盛起来了。別罗夫那些揭露教士的惡習和商人阶级的剛愎的圖画：“复活节的乡村礼拜行列”（1861年作），“初到商人家的家庭女教師”（1866年作）等等，都充滿了憤怒的感情。在別罗夫以前，俄罗斯艺术还没有作出过这种现实主义的、尖銳的批評，和如此明显地表明風俗画作者的政治立場。別罗夫另外的一些画——“一个农民的葬礼”（1865年作），“三匹馬拉的車”（1866年作），“淹死的女人”（1867年作），“关卡上最后的小酒店”（1868年作）——也都是面向被压迫人民的生活。

60年代的民主風俗画，体现了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唯物主义美学思想，这种美学思想要求画家去判断生活現象。具有新的、现实主义的傾向的民主艺术家，曾經使風俗画成为任何其他国家所沒有的、进步的、有思想性的艺术；他們和反动的美术学院决裂后，在1870至71年間加入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巡回展

覽協會。以克拉姆斯柯依为首，並得到斯塔索夫支持的巡回展览协会派画家，把風俗画艺术推向新的阶段。农民題材已成为風俗画的重要題材，它反映出当时俄罗斯农民問題所具有的主导意义。在解决这个問題的时候，風俗画达到創造俄罗斯生活的概括形象(索耶多夫的“自治局里的午餐”，1872年作；馬克西莫夫的“分家”，1876年作；康·薩維茨基的“迎接聖像”，1878年作)。在民众运动發展过程中，描繪正面人物的問題在农民風俗画面前發生了。这就引起像列賓的“伏爾加繩夫”(1870—73年作)这种作品的出現，喚起人民力量的主題和批評社会不公平的主題在这幅画中同样有力地展开了。列賓的“庫尔斯克省的礼拜行列”(1880—83年作)是風俗画的登峯造極之作。这幅画描繪出真正的俄罗斯乡村，概括了广大的生活，而且画家还善於在实际生活現象中看透乡村社会阶级区分的全部复杂性，和依靠宪兵队皮鞭保护的腐朽沙皇制度。符·馬柯夫斯基是卓越的城市生活描繪者，在他的“被判罪的人”(1879年作)、“銀行倒閉”(1881年作)、“在林蔭道上”(1886—87年作)等画中，表現出充滿了社会糾紛和矛盾的城市生活。

在19世紀后半期，那些力求反映俄罗斯社会最先进力量的主要風俗画家，都面向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斗争主题，这对当时俄罗斯繪画中确立正面人物起了巨大的作用。別罗夫的許多幅画，雅罗申柯的“囚徒”(1878年作)和“大学生”(1881年作)，馬柯夫斯基的“晚会”(1875—97年作)，都是描繪这个主题。在“宣傳者被捕”(1878—92年作)和“拒絕懺悔”(19世紀80年代作)中，列賓再現了为人民貢献出自己的生命，并鼓舞人民去斗争的英雄的功績。列賓在“意外的归来”(1884年作)中，刻划了充满复杂心理的革命者的形象。

在巡回展览协会派画家影响之下，發展了舍甫琴柯的民族

現實主義藝術傳統的烏克蘭畫家柯斯坦吉（“在生病同志的旁邊”，1884年前後作）、比莫年柯（“送別新兵”，1895年作）、基謝涅夫斯基（“也可以算是人”，1891年作）等的風俗畫都出現了。白俄羅斯革命前的日常生活圖景，在貝恩（“黑工以後”，1905年作）等人的畫幅中已真實地反映出來。拉脫維亞畫家羅任达尔（“離開教堂”，1898年作）、瓦蒂爾斯（“在市場上”，1897年作），愛沙尼亞畫家凱列爾、勞德等，都沿着俄羅斯民主畫家的道路，真實地反映出祖國人民的生活。

風俗畫在南高加索各族人民的美術中得到了巨大的發展。涅爾謝爾的“庫拉河岸的野餐”是最早的風俗畫之一。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出現了最卓越的格魯吉亞現實主義畫家加巴施維利（“宗教祭日”，1899年作）和年輕的同時代人摩·托依則。莫列弗利施維里（“在農村辦公室門外”，1899年作；“矮圍牆”，1901年作）在自己的作品中，尖銳地提出社會不公平的主題。塔蒂沃西安（“盲目的信仰”，1901年作，等等）、夏姆西念、加勃利愛農、阿柯扁等畫家都創作過描繪阿爾明尼亞人民生活的作品。奧塞丁詩人和民主畫家柯斯塔·赫塔吉羅夫，在自己的畫中真實地反映了高加索人的生活。

19世紀90年代是俄羅斯風俗畫歷史新階段的開始。這是俄羅斯無產階級作為革命的主導力量出現在政治鬥爭舞台和農民劇烈的階級分化時期，這兩個階級力量的會師就成為民主繪畫的主要主題之一（柯羅文的“村團會議”，1893年作；康·薩維茨基的“地界的爭執”，1897年作，等等）。激烈對抗反動的、民主的、現實主義的風俗畫藝術，已面向革命鬥爭主題（塞·瓦·伊凡諾夫、卡薩特金、賽羅夫等畫家的作品，特別是在1905年革命時期）。卡薩特金的畫也是描繪俄羅斯無產階級的生活和鬥爭。民主畫家的創作在資產階級文化衰落時期，在形

式主义者从各方面攻击现实主义艺术的困难条件下发展起来了。它不仅是继承了先行者的现实主义传统（这种传统也流传到苏维埃艺术中），而且使风俗画增加了新的特征。

19世纪的雕刻中，俄罗斯大师比勃罗夫、洛加诺夫斯基、克洛特、安托柯尔斯基、根茨布尔格、卡勉斯基、别克列米舍维、科宁柯夫等等，以及苏联其他各族人民的雕刻家（阿尔明尼亞的米卡耶良等等）都致力于发展风俗画。这时期的雕刻虽然没有获得绘画那样辉煌成就，但是这些大师们的作品也已证明了，雕刻方面特别明显地表现世态风俗的作品中的现实主义的巨大胜利。风俗画在民间艺术与实用美术方面也得到广泛的推广。

在苏维埃美术中，风俗画具有由苏维埃现实的社会性质所赋予的新特色。苏维埃画家的作品标志着风俗画发展的新时期，此时它已成为生命力旺盛和乐观主义的艺术，歌颂着苏维埃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斗争、他们的自由劳动和新的生活方式。这些风俗画作品反映出苏维埃人生活中社会和个人的一致、苏维埃民主制度的胜利、苏联各民族的友爱、苏联人民的爱国精神和道德上政治上的一致以及他们对苏联共产党的忠诚。风俗画是苏维埃艺术最重要的部门之一。在苏维埃艺术中，反映社会主义社会新人成长的风俗画的历史，是和为现代新的主题、为发扬俄罗斯现实主义艺术与苏维埃国家各兄弟民族艺术的传统、以及为发扬世界各国现实主义艺术的传统而斗争有密切关系的。

苏维埃风俗画的出现是和反映革命事件相联系着的。在1917—20年，描绘革命事件的风俗画已经创作出来了，不过最初的一些图画往往带有寓言性质。在苏维埃风俗画发展中过程中，寓言性的图画被那些对现实作具体研究的图画所代替了，现实生活已经给艺术提供了新题材（莫拉伏夫的“贫农委员会会

議”，1920年作；庫斯妥其叶夫的“涅瓦河上的节日之夜”，1923年完成，內容是描繪慶賀共产國際代表會議在列寧格勒舉行的节日景象）。

和新的蘇維埃生活形成的同时，反映它的艺术也發展起来了。把真实地反映同时代事件和繼續發展巡回展览协会派画家傳統作为基本任务的革命俄罗斯美术家协会的活动，在这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革命俄罗斯美术家协会的画家們从事組織主题性展览会——“工人的生活展览会”（1922年作），“紅軍的生活展览会”（1922年作），“革命、生活和劳动展览会”（1924—25年作）和“苏联各族人民的生活展览会”（1926年作）。

革命俄罗斯美术家协会的先进画家們，在發掘新題材时，不断探索新的苏維埃人的性格的特征，力求描繪出革命在他們生活中所引起的变化，作为新生活的建設者来表現他們。这反映在那些描繪新人的形象，近似肖像画艺术的作品中（卡薩特金、阿尔希波夫、莫陀罗夫等等），而特別是在这几年的風俗画作品中：車普卓夫的“村支部會議”（1924年前后作）和“教師們”（1925年前后作），約干松的“工农預备大学学生出来了”（1927年前后作）和“苏維埃法庭”（1926—28年作），卡茨曼的“卡列津的花邊女工”（1928年作）等等。这些作品的特点就是確立了新的、苏維埃人的正面形象。这些画中的人物还不够生动——我們所看到的画好像是各种样子的肖像的陈列館，有时並显露出枯燥的文献性質，但是画家們对新人的衷心爱戴以及对苏維埃現實有詩意的感觉在画中仍然是显著的。这种傾向也体现在彫刻中（夏达尔所作的許多胸像：“工人”、“农民”、“紅軍战士”，1922年作）。稍迟一点，这种新題材在摩希娜的彫像“农妇”（1927年作）中也得到体现，但是圖式化的形象的特征在另外很多彫刻家的作品中还是存在着。

20年代后半期，也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计划时期的风俗画作品，倾向於更广阔范围的現象和深入发掘性格的特征。列日斯基的作品“女代表”（1927年作）和“女主席”（1928年作）中的苏维埃妇女活动家的典型形象就是这样的。顧尔姜（“建設希拉克运河”，1926年作）、特罗希門柯（“德涅泊河的建設”，1927年作）、莫拉伏夫（“伏尔霍夫之建設”，1923年开始画）、乔·薩維茨基（“苏维埃港”1925—28年作）等画家的作品，都是以国家工业化的新的主题为基础。伊·托伊則的“伊里奇牌电灯泡”（1927—35年作）是反映格魯吉亞乡村中日常生活的变化。

在20年代末期，索柯洛夫—斯卡利亞（“通向哥爾克的道路”，1929年作）等画家，面向有历史意义的同时代事件，创作了許多和历史画相结合的风俗画作品。国内战争題材已普遍引起风俗画家們的注意（乔·薩維茨基的“十月革命的最初日子”，1929年作；魯波夫的“共产主义先鋒队”，1928年作；伏尔柯夫的“白俄罗斯的游击队”，1927年作；等等）。30年代初期，在这个題材的基础上产生了像約干松的革命历史画“共产党员被审”（1933年作）那样卓越的苏维埃艺术作品。

沿着在20年代曾与猖狂的形式主义和自然主义进行激烈斗争的现实主义道路发展的苏维埃风俗画，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具有新的特色。联共（布）党中央1932年4月23日“關於改組文艺团体”的決議，指出苏维埃艺术的光明、正确的發展前途，确定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作为苏维埃艺术的基本方法，指导风俗画沿着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的道路前进。风俗画的新內容——社会主义建設的热潮、新的集体农庄乡村、各民族共和国的繁荣、苏维埃的民主制度——在风俗画作品中反映出来了。艺术形象的感染力和对同

时代生活事件的概括的广泛性，是渗透了高度思想性的風俗画的特征。画面也显得更庄严和壯丽了。風俗画作品明显地反映出苏联工人的生活（梁琪娜的“高于一切”，1934年作；魯康姆斯基的“工厂党委会議”，1937年作；雅柯甫列夫的“金矿工人写信給苏联宪法創造者”，1937年作；等等）、集体农庄乡村的生活（普拉斯托夫的“集体农庄的节日”，1937年作；格波宁柯的“送給母亲們餵奶”，1935年作、“政治部主任參觀集体农庄田野”，1937年作，等等）、苏联军队的生活（戈列洛夫的“紅軍战士在特列恰柯夫美术陈列館參觀”，1938年作，等等）以及新的苏維埃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布勃諾夫的“十月命名式”，1936年作；比敏諾夫的“新莫斯科”，1937年作；德涅卡的“未来的飞行员”，1938年作，等等）。在苏維埃素描作品中也表现了社会主义工業的强大（謝維爾嘉耶夫的銅版組画“在頓巴斯斯大林冶金工厂”，1937年作；科徹尔金的素描組画“烏茲別克斯坦的旧現象和新現象”1937年作；拉普捷夫的“‘巨人’国营农場”，1940年作；等等）。愉快的劳动成为影刻的主导主題：西內斯基的“青年工人”（1937年作）、达吉斯坦的影刻家阿斯卡尔—薩雷支的“集体农庄女庄員”（1939年作）就是明显的例子。崔柯夫的“足球員”（1936—38年作）体现了苏維埃运动员的形象。这几年当中，各兄弟共和国画家在風俗画方面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卡西楊的銅版組画“在哈尔科夫捷拉机厂”（1936—37年作）、柳比姆斯基的“草原上的風”（1938年作）等作品，表现出苏联工人的形象和烏克蘭新农村的面貌；宾柯夫在“三月八号在列吉斯坦广场”（1933年作）的画幅中，描绘了新的烏茲別克斯坦；崔柯夫的“在国境上”（1938年作）反映出吉尔吉斯草原上的生活；薩比洛夫的“用套索捕馬的人”（1938年作）描绘了新的布略特—蒙古人。

在偉大的衛國戰爭年代，蘇維埃愛國主義主題在風俗画作品中特別強烈地體現出來了。在繪畫(普拉斯托夫的“法西斯飛機飛过去了”，1942年作；“割草”和“收穫”，1945年作，後面兩幅榮獲1946年度斯大林獎金；比啟諾夫的“前線的道路”，1944年作；格波寧柯的“德寇被驅逐以後”，1943—46年作，榮獲1947年度斯大林獎金；托伊則的“格魯吉亞女人準備送給前線的禮物”，1945年作；查伊采夫的“安葬游击英雄”，1945年作；等等)和影刻(莫托維洛夫為莫斯科地下鐵道“發電廠”車站制作的大理石浮雕，1945年作；等等)作品中塑造了蘇維埃愛國者的形象，揭示出蘇維埃人道德上政治上的一致和他們對祖國的愛戴。在這幾年的風俗畫中，特別是在素描方面(施馬里諾夫的“我們決不忘記，我們決不饒恕！”1942年作，榮獲1943年度斯大林獎金；巴霍莫夫的“列寧格勒被圍的日子”，1942年作，榮獲1946年度斯大林獎金；等等)表現出畫家們善于刻划質朴的蘇維埃人的英雄事蹟，這些英勇的人們是戰爭年代落在他們頭上的命運所帶來的任何考驗所不能摧毀的。非常鮮明地表現出蘇維埃人活動的廣大社會意義的蘇維埃風俗畫這些特性，在戰後這幾年描繪偉大衛國戰爭年代人民生活的優秀作品(拉克季奧諾夫的“前線來信”，1947年作，榮獲1948年度斯大林獎金；等等)和反映戰後建設的作品中體現出來了。

蘇維埃風俗畫在戰後年代獲得了新的巨大成就。聯共(布)党中央在戰後建設時期通過的關於思想問題的決議，對於這個時期的風俗畫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真實地反映蘇維埃現實，創作戰鬥的、充滿高度原則性精神的作品的任務，非常緊急地擺在風俗畫家面前。在與形式主義和自然主義殘余作堅決鬥爭的條件下來實現這些任務時，他們創作了許多優秀的作品。共產主義建設者的勞動和形象成為風俗畫的基本題材。羅

馬斯的“在筏上”，1947年作（荣获1948年度斯大林獎金）；馬克西勉柯的“大地的主人”，1947年作；阿布杜拉叶夫的“荒地的开拓者”，1948年作；布勃諾夫的“綴糧”，1948年作；崔柯夫的“吉爾吉斯集体农庄的組曲”，1948年作（荣获1949年度斯大林獎金）；雅勃隆斯卡婭的“糧食”，1949年作（荣获1950年度斯大林獎金）；奧雪涅夫的“得獎的消息”，1949年作；这些画都真实地反映出苏維埃集体农庄庄員的劳动和日常生活。查尔达良（“塞万湖电站建設者的胜利”，1947年作）和波諾馬列夫（版画組画“頓巴斯矿工”，1949—50年作，荣获1951年度斯大林獎金）反映了工厂中的劳动。伏尔柯夫（“大学生”，1947年作）、列歇特尼柯夫（“放假回家”，1948年作，荣获1949年度斯大林獎金）、莫查尔斯斯基（“他們見到斯大林”，1949年作）、格里戈里叶夫（“接受共青團員”1949年作，荣获1950年度斯大林獎金；“兩分的討論”1950年作，荣获1951年度斯大林獎金）等人的繪画作品和凱尔培利（“劳动后备軍”，1947年作）、法依兌施—克蘭其叶夫斯基（“机器拖拉机站的共青團員”，1948年作）等人的影刻作品，反映出苏維埃国家各民族之間的友爱和青年的生活。苏維埃日常生活題材也普遍傳播到实用美术（例如瓷器）和民間艺人的作品（細密画、骨刻，等等）中。新內容确定了風俗画在苏維埃美术中的新地位，在苏維埃美术中日常生活題材，特別是劳动題材，是作为充滿公民热情和苏維埃爱国主义的偉大、英雄的主題来描繪的。風俗画的范围扩大了，它包括了全部现代社会主義现实。反映苏联人民劳动功績和爭取各族人民的和平与自由的斗争的苏維埃風俗画，是接受了旧现实主义和民主主义面向重大社会性的題材的風俗画遺产（特別是俄罗斯的），並發揚了它的傳統。建立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上的苏維埃風俗

画，在发展全世界进步艺术的风俗画中起了巨大作用。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苏维埃风俗画，已成为人民民主国家的画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进步的民主现实主义画家的模范。

著者：查托洛夫、波列伏依、萨拉勃雷夫、西特尼克、什烈耶夫  
译自“苏联大百科全书”第6卷第433—439页